



航海記

「我的爸爸就像海洋裡的大白鯊一樣，保護著我，游向遠方……」，每次在作文簿裡讀到這段，我總會想起小時和父親的玩耍時光，小學之後，因職務愈加繁忙，白日裡我總是尋不到他的身影，唯獨在夜裡一片漆黑的床上，能聽見父親回家的窸窣聲音。日子久了，也記不得父親真正的樣子。印象中特別深刻的是十二歲升上中學前夕，父親曲著身子親手將廟裡求來的平安符掛在我的頸上，彷彿某種保命物。之後的我便戴著那鮮紅的紅棉線在陌生的學區裡住了下來，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段奇幻的少年時光。

記憶裡的母親總會在我乘車返家之前用尚不熟悉的智慧型手機告訴我，像是到家時候向父親打聲招呼阿多坐下來聊聊天啊諸如此類的。雖然從母親的電話裡，常常無法清楚知道家裡的大小事務，但父親身體機能每況愈下的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原因無疑是如毒癮般的酗酒習慣一點一滴的摧殘著他，白日裡的父親無比正常，但黑夜襲來時，酒精卻又如某種本能力量般的點燃著父親，宛如失控逃脫的獅子吼叫、破壞，竄遊於人類所在的村裡，那樣的日子彷彿馬戲，而家裡乃至大庭廣眾皆為觀眾。面對那樣赤裸裸的丟人情



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佳作

事，母親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千萬不要碰酒，千萬不要，隨後面對著我，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吵醒好不容易睡著的父親。我並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種感覺，就好像把衣服穿反了，便覺得哪裡不自在，雖然微不足道，但就是沒辦法忽略。我試著將那時候身上的冬日毛衣比喻成爸爸，把表面惱人的毛線慢慢拉出，卻發現在左胸膛前早已破了一個大洞。

長大離家之後，我竟然開始憎恨起了那樣的父親，可能是因為年少的憤世，也可能是因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我無法得知。某次凌晨兩點，我獨自醒來，在房裡做著一些書寫進食閱讀之類的物事，檯燈的黃燈管依然維持某種特定的頻率，並且伴隨微小的滋滋聲響。但那日不知為何，在客廳裡卻傳來細微的啜泣聲，走近一看，我發現母親一個人攤坐在沙發上，獨自看著無聲的電視，且流著淚。螢幕裡流淌的鄉土劇畫面猶如某種光束包圍著母親，我腦中突然浮現那日母親與喝醉的父親糾纏在一塊的情景，彷彿完美比例的雙股螺旋，我往自己的胸膛瞥了一眼，破洞愈發不可收拾，沒來由的，我竟習慣於那樣的畫面，彷彿例行的慢動作武打戲，所有的場景看起來都極憂愁極法國電影。



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佳作

整個冬日的無論早晨午後，父親總是裹著極厚的大衣在客廳裡的木椅上沉睡著。我忽然發現他已變成了一張在斑駁舊書上的封面圖，內裡是極為單調的插圖。然而這些年來，我從不知道父親究竟是如何將自己的生活過的和書籍裡那荒島上安然自得的魯賓遜一樣，彷彿母親和我都只是其他船客。

然而印象裡那條掛在我脖子上的平安符，已經隨著我學生時期的屢次搬遷，徹底的消失於這世上。魯賓遜最後的結局是好是壞對我來說好像也不再那麼重要，我只曉得往後的許多日子裡，父親又會再次的偏離與我們共行的航道，孤身前行。航向哪裡？我無從得知，能確定的是，每想到那樣漂泊滄桑的父親，我總是要掉淚的。在那方我看不見的時空裡，是否還會有人像當年替我掛上平安符那樣，能夠在漫長餘生裡帶領著父親穿洋越海，排除一切狡詐生物，抵達目的。彷彿當年方格紙上那句「我的爸爸就像海洋裡的大白鯊一樣，保護著我，游向遠方……」